



答友人論佛教義書

崔 玉 衡

必要盡斷煩惱，只要十念，也能往生。往生到淨土去，雖然未能斷盡諸惑，就已等同超出三界，再不來輪迴轉趣而是蓮花化生了。既能免受娑婆的五濁之苦，又得享受淨土的五清之樂。

三、可以證悟無生——無生者，也可說是不受生死。修行他法，要出三界才不受生死；修行淨土，一生西方，便不受生死。所以不受生死者，由於悟到無生理，證得無生的涅槃才能澈底的

做到。諸法本無生，雖說諸法有生有滅，實際上，生在那裡？滅在那裡？生滅的體性是不到的。不過，世間人被生死相迷着了。假使能把生滅的幻相識破了他，便是悟了無生。悟到了此種真理，再進一步的證實他，把自身的色心和這無生的真理統貫而合一起來，便是證得無生。如能究竟的證悟無生，便是淨土的上品上生。念佛法門，最為穩捷，往生淨土，必證無生。

淨土法門，既有這樣的殊勝意義，實在是末劫救世的阿伽陀藥。我們雖然生不逢於佛世，猶能幸聞到圓融簡便的淨土法門，真是無上殊勝因緣，再不要忽視了淨土殊勝意義，勉力修行淨土，不要墮落坑阱。

三月十七日，竹林精舍。

三、結 言

九、手示奉悉。欣慶無量。在舊正月下旬去高雄為×公補賀奉禧時，驚聞我兄因公負傷，住臺南醫院。本擬親往探視，但以隨搭便車，時間匆促，未遑造訪。而後又以僻居鄉曲，交通不便，且戲唱獨角，離則停鑼等故，迄缺慰問。歉甚愧甚。弟不敢祈兄恕。但謹向兄懺罪而已。

「空」者，苦，無常，無我」是佛對人生的結論。即「空」者，一切皆不實在，恰如幻化。幻化結果即是空。「苦」人生所有感受，無不是苦。縱有所樂，亦是暫時，纔過便苦。故樂亦是苦。「無常」一切皆不常住，刹那變幻。人生可有一種現相是常住不變者乎？「無我」何者是我？百思不得其義。「我」本為主宰義。認為一切我能主宰。但世界一切，我果真能主宰之乎？思之不禁嗒然。據上結論，人生是無究竟義者。一切作為全屬盲動。然欲不盲動可乎？而事實上又有不能已。似有一種潛在力量，在壓迫吾人，必須盲動。此種「潛力」果何在？吾人實有詳究之必要。此則佛教尚矣。佛者知此「潛力」之所在而完全

解脫此力之人而已。兄此次不幸遭遇，感到非「我」所能主宰。在極度危險中，而又能慶更生。更感非「我」所能左右。故歸功於佛佑。然佛亦實不能左右「我」。因「我」固與佛同也。佛雖能佑人，亦必須人先有感知，而後佛始應之。佛固慈悲無量法力無邊。然無感知，則其力亦無所施。「我」在受「潛力」之束縛，一切只有聽命於「潛力」。生死之不自由，是此「潛力」最大之作用。命之生則「我」不得不生。命之死則「我」亦不得不死。兄此次之死而復甦者，當亦未出此原則。然此竟能使我兄感到人生無究竟義，對人生有重新之估價，實亦善因緣也。故弟不僅不向兄致其同情之慰問，反而謹致其慶賀之微忱也。希兄此後勤究此「潛力」之所在，而力求解脫之。兄所云「苦修」者是矣。然此「潛力」果何在？「神」為之主宰耶？曰非也。如果有「神」為之主宰，則「我」終無解脫之日矣。此「潛力」仍屬「我」自己之潛力。若「我」有，則全「我」即此「潛力」。若「我」無，則此「潛力」亦不存在。故此「潛力」非存在，非不存在。只視有無「我」之存在而已。「苦修」云

者，去「我」而已。「我」無則「我」之對相自亦不存在。內外俱空，何有潛力，何來束縛！此「無我」義恐我兄尚未易瞭解。須知「我」是「所生」之物，非「能生」之物。另外有能生「我」之物存在。現時執持此所生之「我」為最後之「我」。一切認識，均以此所生之「我」為工具，標準。此不但終不能知宇宙人生之真理，且此所生「我」之一切造做，均所以為此「潛力」之積存。蓋由「所生」又生「所生」。由此生生不已，欲其不受束縛，壓迫而盲動得乎？兄必又將問，「能生」我者又為何物？「此非「所生我」所能認識。然所生之「我」去盡，則即是「能生」。不必問「能生」如何也。故學佛人旨在盡力去「我」。其他則不必多所問矣。去「我」最方便之法門即念佛。來示曾兩稱「阿彌陀佛」。請兄暇時即稱念「南無（那摩）阿彌陀佛」。久之自獲無上利益。其原理，方式容後再談。且此亦正邀佛護佑之一法也。

罷職丟官，以佛教眼光看，更微末不足道。兄引開口兩句「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愁！」尚有何不釋然！弟於二月正式奉令退役，似有輕鬆之感。然一切本平等，本無軒輊。在此「潛力」之中，亦只有順此「潛力」之安排而安處之而已。但須時時不忘解脫此「潛力」之壓迫，纏縛。此乃人生之究竟目的也。弟無知。謬承以佛教義相詢，謹就一得之愚，陳之我兄，尚祈不吝賜正為禱！